



第五十五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116 (c)

人权问题：人权情况及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阿富汗境内的人权情况

秘书长的说明**

按照人权委员会 2000 年 4 月 18 日第 2000/18 号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0 年 7 月 28 日第 2000/251 号决定，秘书长谨向大会会员国转递一份由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卡迈勒·候赛因编写的关于阿富汗境内的人权情况的临时简要报告。

* A/55/150。

** 依照大会第 54/248 号决议 C 节第 1 段，本报告于 2000 年 8 月 30 日提出，以便考虑到经社理事会的授权并且尽可能顾及最新资料。

目录

	段次	页次
一. 导言	1-8	3
二. 旨在推动和平进程的事态发展（2000年4月至7月）	9-20	4
三. 冲突的恢复（2000年6月至8月）	21-26	6
四. 不断的冲突、干旱及流离失所对人道主义状况的影响	27-37	7
五. 人权情况（2000年6月-8月）	38-57	9
六. 结论意见	58-64	12
附件： 2000年4月26日人权委员会关于阿富汗境内人权情况的特别报告员 给阿富汗伊斯兰国总统的信		14

一. 引言

1. 本报告是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关于阿富汗境内的人权情况的第四份报告。他于 1999 年 3 月向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提交了第一份报告 (E/CN.4/1999/40)。于 1999 年 11 月向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提交了第二份临时报告 (A/54/422)，并于 2000 年 3 月向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提交了第三份报告 (E/CN.4/2000/33)。

2. 第一份报告是在 1999 年 3 月视察喀布尔、伊斯兰堡和白沙瓦，并在那里访谈阿富汗难民团体之后编写的。在向大会提交临时报告之前，曾收到各种指控报告，声称由于 1999 年 5 月在阿富汗中部高地，特别是在巴米安，以及 1999 年 7 月在喀布尔以北的沙马里平原再次发生冲突，导致严重侵犯人权事件，因此特别报告员于 1999 年 5 月走访了奎达和坎大哈，并于 1999 年 9 月走访了喀布尔和伊斯兰堡。特别报告员的访问是为了收集第一手资料。5 月份，他同刚刚来自哈扎拉贾特而且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难民进行了访谈。在喀布尔，他访谈了于 1999 年 7 月被强迫离开沙马里平原的流离失所者。对喀布尔的视察是同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拉迪卡·库马拉斯瓦米一起进行的，库马拉斯瓦米在她的以后单独报告 (E/CN.4/2000/68/Add.4) 中详细地讨论了与妇女权利有关的问题。

3. 在最后完成本报告之前，特别报告员前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该国他访问了德黑兰和马什哈德。他视察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设于查哈尔谢什梅的自愿遣返中心，以及设于马什哈德的甄别中心，特别报告员能够访谈不同年龄和族裔的难民，特别是妇女难民，其中多数为身为家庭户主的寡妇。他在马什哈德的 Golshahr 居住区花了半天时间，那里集中了大量的阿富汗难民。特别报告员视察了部分得到难民专员办事处支助的图书馆，在那里他会见了一些男女学生，并访问了一个技能开发中心，那里有女青年在接受使用电脑及其他技能的

培训。特别能够反映阿富汗境内长期武装冲突的悲惨后果的一个设施是为战争孤儿开办了一个幼儿园学校，这里的孤儿多数来自哈扎拉贾特中部高地。

4. 特别报告员在德黑兰会见了一些高级政府官员，包括外交部的阿富汗总部负责人 Mohammed Ebrahim Taherian；内政部长的顾问兼外侨和外国移民事务局局长 Hojatoleslam Ebrahimi；外交部主管西亚事务的副部长 Mohsen Aminzadeh；以及外交部社会及国际事务司部司长 M. Daneshyazdi。在马什哈德，他会见了霍拉桑省省长关于阿富汗事务的顾问 Ali-Akhbari 先生；gip 会见了霍拉桑省外侨和外国移民事务局局长 M. Olama。

5. 特别报告员谨郑重表示，他感谢联合国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驻地协调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特派团团长、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所提供的协助。他还要感谢联合国阿富汗特派团（联阿特派团）驻德黑兰办事处、以及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以及国际移徙组织（移徙组织）等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代表。

6. 特别报告员一直铭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4 年 5 月 24 日第 1984/37 号决议的规定，他的基本职责是审查阿富汗境内的人权情况，以期拟订建议，促进确保在所有外国部队撤出之前、撤出期间内和撤出之后阿富汗的所有居民的人权都得到充分保护。他不断地努力获取关于侵犯人权事件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直接证词。这种证词不仅是通过喀布尔和坎大哈的视察来收集，也是通过从白沙瓦、奎达、伊斯兰堡、德黑兰、马什哈德及其他地方的难民那里收集。他的前两份报告的主旨都是对被人们普遍称为令人震惊的人权情况提供全面的评估和确定其根源，并就如何采取有效步骤改善这种人权状况提

出建议。秘书长最近的报告（A/54/918-S/2000/581）对现有情况的叙述如下：

“阿富汗人民的处境仍是十分悲惨。在塔利班接管喀布尔四年之后，来访者把这个城市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几年后一个被炸成平地的城市，而不同的是，没有任何重建的迹象，其人民对于近况的改善也寄望不大。阿富汗全国日趋陷于贫穷，而 30 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又使情况更加严重。自 1979 年阿富汗遭入侵以来，已有数以十亿计的美元投入了接踵而来的战争里，经过 20 多年后，阿富汗仍处于紧急危急之中：其资源已经枯竭，其知识分子流亡国外，人民已被剥夺权利，传统的政治结构崩溃，人的发展指数在世界上排在末尾。”

7. 据报导，使阿富汗大部分地区受灾的严重干旱正在摧毁着一百多万人的生活。库齐游牧部落的牲畜中有多达 80% 据报已经死亡。过去十五年来为坎大哈的五十万农民和城市居民提供用水的 Argun 水库已经干枯，而且据报导该地区的十条河流中有八条也已经干枯。根据一份国际报告的评估，所有这些事件已在阿富汗境内造成一场人道主义和环境的大灾难。为那些受旱灾影响的人们的生存扩大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需求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这场不断的冲突和旱灾的影响将在下文第四节中叙述。

8. 今年，在联合国、伊斯兰会议组织、各区域会议及各种国际会议上，包括在邻国代表的会议上，人们都进行了广泛的政策审议。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明确的确定战略目标是必要的。人们认为，有必要作出坚决和协调一致的努力，实行有效的措施，结束这场给这个不幸国家的人民造成大规模的破坏和带来巨大痛苦的这场长达 20 年的冲突。还有必要推动和平的进程，分阶段地过渡到建立一个多民族、社会基础广泛和真正的代议制政府。只有这样一个政府才能够着手不仅重建物资基础设施，而且在宪政和法律的框架内重建政府机构，而这种宪政和法律的框架应当符合各国际文书所载的人权标准，阿富汗仍然是这些文书的缔约国。

二. 旨在推动和平进程的事态发展（2000 年 4 月至 7 月）

秘书长的个人代表兼联合国阿富汗特派团团长

9. 秘书长的个人代表兼联合国阿富汗特派团团长视察了坎大哈和喀布尔，以同塔利班领导人进行讨论，并于 4 月 19 日前往杜尚别，以同联合阵线的领导人会谈。个人代表向各当事方转达了安理会主席于 2000 年 4 月 7 日代表安全理事会发表的主席声明（S/PRST/2000/12）中就关于冲突的当事双方都在准备新的大规模战斗的报导所表达的安全理事会的深切关注，并提请注意如果不重视安理会的关切则可能产生的后果。虽然当事双方中没有任一方作出承诺，但双方都声称自己一方的任何军事行动将纯属防御性的。

10. 秘书长个人代表所讨论的其他问题包括：如何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建构和平进程；建立一个基础广泛、多族裔、全面实行代议制的政府以及默罕默德·奥马尔毛拉在该政府中的作用；双方同外部力量（包括巴基斯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中亚各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安全理事会 1999 年 10 月 15 日第 1267（1999）号决议第 2 段要求塔利班交出乌萨马·本·拉丹的规定；更广泛的恐怖主义问题，更具体地说，在塔利班控制地区据称存在外国战斗人员训练营地的问题；第三国继续干涉阿富汗事务以及有外国人员参与战斗的问题；麻醉品的生产和贸易；伊斯梅尔·汗从坎大哈监狱越狱造成的影响；联合阵线各领导人（包括艾哈迈德·沙赫·马苏德，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梅、以及阿卜杜勒·马利克）之间的关系；以及交战双方参加可能召开的支尔格大会、即传统的阿富汗大国民议会等问题。

11. 正如特别报告员在其 2000 年 4 月 26 日的信中（见附件）所说的那样，秘书长个人代表呼吁双方在战斗中不要以平民为目标，并讨论了有关释放政治犯和战俘、关于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指控、关于将女性公务

员从政府机构中开除的报导以及男女平等问题等问题。

12. 联阿特派团民事股的目标之一是通过说服而不是谴责的方式防止进一步的虐待行为，从而改善人权状况，它已经在赫拉特、喀布尔、坎大哈，以及贾拉拉巴德部署民事干事。至今尚未获得在马扎尔-沙里夫开设办事处的许可。

伊斯兰会议组织杰达会谈（2000年3月/5月）

13.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赛义德·穆罕默德·哈特米总统以伊斯兰会议主席的身份于2000年2月发起的一项外交倡议，阿富汗交战双方举行了会谈，秘书长个人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会谈。在伊朗副外长扎里夫主持下的该会谈导致达成一项关于举行第二轮会谈的协议，第二轮会谈于5月8日至10日在杰达举行。这次会谈导致达成一项关于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协议，这种交换战俘将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进行。已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联阿特派团以及秘书长的代表，以促进该协议的顺利执行。双方还同意遵守关于不以平民为目标的现有承诺，允许人道主义车队畅行无阻地前往前线两边的平民地区。

14. 6月21日左右，阿富汗境内的交战双方按计划要视察对方的监狱，以便为交换战俘作准备。由Mohammad Saleh为首的一个六人代表团代表联合阵线的部队于6月21日抵达喀布尔。由Moulvi Hamidullah率领的塔利班代表团抵达了潘吉希尔谷地。联合阵线的小组是要探视喀布尔和坎大哈的监狱。关于战俘的统计数字说法不一。根据联合阵线的资料，塔利班据报导正拘押着4 200名联合阵线的支持者，其中只有600至700名是在军事行动中被俘的战斗人员。在塔洛坎的塔利班战俘人数据说大约为700人，但据塔利班的一名高级官员说，该人数不会超过400人。有指控声称，塔利班为了避免交换马扎尔-沙里夫、萨曼

甘和Sar-e-Pol等地的战俘，已经——根据一份报导——即行处决了其中89名战俘，而根据另一份报导，已经处决了189人。塔利班当局否认了这些指控。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致力解决的问题。联合阵线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塔利班所提供的战俘名单载列了100名非阿富汗战俘的姓名。

15. 据报告，编制战俘名单的工作正在进行之中，预期双方将交换这种名单。交换战俘的重要意义在于，这将是建立阿富汗境内的持久和稳定和平而需要发起的和平进程中的一项重大步骤。

支尔格大会倡议

16. 特别报告员上一份报告所叙述的支尔格大会倡议是于1999年4月由前国王查希尔·沙赫从罗马发起的，因此被称为罗马进程。参加这一倡议的人士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到联合国总部和华盛顿，以解释他们的活动并寻求支持。他们还派遣了类似代表团前往欧洲联盟成员国、巴基斯坦以及坎大哈。他们还期望派遣代表团与联合阵线会谈、并与俄罗斯联邦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会谈。由塞浦路斯的一次会议所产生的一个类似的倡议的一名代表也访问了纽约以解释其行动。

“六国加两国”小组和21国集团

17. 2000年5月8日至10日在维也纳举行了一次“六国加两国”小组关于源自阿富汗的毒品问题技术会议。秘书长的个人代表于5月22日在伊斯兰堡召开了“六国加两国”小组成员国代表的会议。5月30日，秘书长的个人代表在伊斯兰堡召开了在阿富汗具有影响力的各国政府，即称为21国集团的成员国政府的代表会议。21国集团成员自1998年6月以来尚没有开会，这些成员是中国、埃及、法国、德国、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荷兰、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瑞典、塔吉克斯坦、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

在联合国的框架内促进和平的国际合作

18. 秘书长的个人代表进行了广泛密集的协商。在主要的国际和区域性会议上、以及在美利坚合众国与俄罗斯联邦之间、俄罗斯与中亚领导人之间、中国与中亚各国之间、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以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会谈中，阿富汗问题都是讨论的主题。这些讨论显然都认识到有必要通过谈判达成和平，这样可以把阿富汗及其长期受苦受难的人民从冲突、经济毁灭和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中拯救出来。

19. 目前国际社会所表达的关注以及对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的特殊责任的强调与 1988 年《日内瓦协定》的某些核心内容有着类似之处，当时的《日内瓦协定》为 1989 年苏联部队的撤出提供了框架。1988 年 4 月 8 日，在导致达成《日内瓦协定》的谈判期间所核准的一项声明中，主管特别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指出，在整个谈判期间，人们一致认为，一项全面解决方案的目标意味着阿富汗各阶层人民的最广泛支持和立即参与，而这只能通过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阿富汗政府来加以保障。人们同样认识到，与阿富汗境内政府有关的任何问题都纯属阿富汗管辖范围内的事项，只能由阿富汗人民自己决定。因此，人们希望，阿富汗人民的所有成员，无论居住在阿富汗境内还是国外，都应当对这一历史性的机会作出响应。因此在这至关重要的时刻，所有有关各方均应促进阿富汗人民为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政府而达成协议安排所作出的努力，并应支持和便利这一进程。

20. 国际社会所加剧的关注可以反映于大大增进联合国在推动这一和平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三. 冲突的恢复（2000 年 6 月至 8 月）

21. 至 2000 年 6 月中旬，尽管交战双方的团体正在准备互派小组视察对方的监狱作为执行交换战俘协议的步骤之一，来自联合阵线方面的报告称，得到外部支援的塔利班部队正在沙马里和昆都士战线发动攻势。在此几周之前塔利班部队曾对萨朗发动攻击，

但遭到击退。6 月 26 日，塔利班的喷气式战斗机为支援地面攻势轰炸了位于萨曼甘省 Darra-e-Souf 地区和巴尔赫省 Kaldaro 地区的联合阵线的基地，至少有两人丧生。

22. 尽管安全理事会、秘书长、秘书长的个人代表、特别报告员、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外长们和国际社会的成员都发出了警告和呼吁，7 月 1 日星期六当地时间凌晨 3 点左右在喀布尔以北的沙马里平原仍然爆发了战斗。虽然人们对究竟是那一方发起这场大规模的攻击说法不一，但看来是塔利班部队分别对喀布尔以北 50 公里和 64 公里的巴格兰空军基地和查里卡尔地区的联合阵线的部队发动一场攻势。但是，塔利班给秘书长发了一封信，强烈否认自己发起这场攻势。塔利班声称，他们的对手方试图把事情说成是塔利班袭击了他们。在此之前，塔利班其它官员也表示，是联合阵线于 7 月 1 日挑起冲突，他们炮击了喀布尔以北 25 公里处的 Shekar Darra 村和 Gol Darra 村，并在前一天炮击了巴格兰省和 Darra-e-Souf。

23. 塔利班部队在战场上取得了初期的战果，但是局面却被联合阵线所逆转。除了军事行动造成的伤亡之外，据报告在沙马里平原所布置的雷区也给塔利班部队造成了伤亡。联合阵线宣布，塔利班部队有多达数百人的大批人员伤亡，这一声称遭到塔利班的否认。同时，塔利班喷气式战斗机据报在 7 月 1 日和 7 月 2 日对查里卡尔和 Jabal-us Saraj 进行的空袭曾造成平民伤亡。

24. 有报告声称，塔利班部队中显然有非阿富汗战斗人员的存在。联合阵线还进一步指称，在 7 月 1 日恢复的战斗期间内他们俘虏了一些外国人。据报告塔利班部队在所谓的“老路”战场上取得了战果，该公路是联接喀布尔和由联合阵线所占据的查里卡尔省城的道路。据报塔利班部队曾进行空袭。

25. 尽管在 7 月中旬左右发生了紧张的战斗，但前线的局势显然依然如旧，双方继续在喀布尔北部增援其部队。据报，塔利班在阿富汗北部地区的昆都士省、塔哈尔、巴格兰、萨曼甘和 Sar-e-Pol 等地进行战争

准备之后，于 7 月 23 日在新的一轮战斗中轰炸了阿富汗北部地区，炸死 3 名平民并另外炸伤 7 人。7 月 30 日左右塔利班部队在进行密集的炮击和空袭之后占领了巴格兰省的 Nahreen 镇。

26. 大约在 8 月 9 日，大量的迫击炮和火炮袭击了阿富汗北部地区，塔利班民兵在联合阵线部队一个关键据点的方圆 5 英里范围内发动进攻，但遭到击退。经过 15 个小时的激战，塔利班部队抵达塔洛坎的郊区。联合阵线在塔洛坎的一名官员表示，该城的大多数居民在这场残酷的战斗和塔利班战斗机的轰炸之下都已经逃离当地。因此显然已经出现大量平民人口背井离乡的情况。

四. 不断的冲突、干旱及流离失所对人道主义状况的影响

27. 阿富汗最严重的旱灾之一继续使阿富汗人所遭受的痛苦雪上加霜，虽然旱灾最初主要对经济产生影响，但干旱现在已经开始给居民的健康和营养带来伤害。饮用水的供应已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成了严重的问题。某些地区有限的储存食物的成本增加迫使人们靠饥荒食品生存。在中部高地已经有关于饿死人的报告，由于局势不安，要接触到中部高地的受灾人口仍然十分困难。

28. 联合国和非政府救济伙伴组织对战斗升级给已经非常脆弱的平民人口带来的不利影响都表示极为关注。战争、旱灾及流离失所等几个因素的综合作用，继续给阿富汗人及其生活带来可怕的损伤。人们普遍都担忧，将出现跨越国际边界的人口流离失所。

29. 受旱灾影响最深的人口是牲畜的主人，尤其是库齐游牧人口，以及种值依赖雨水作物（包括小麦）的农民。阿富汗南部地区受灾最深的地方牲畜的死亡率估计在 50% 至 60% 之间。大多数雨浇地区的作物损失高达 90%。雨浇地区进行正常作物耕作的下一次机会将是 2001 年，因为大多数的耕地每年只产一次作物。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最

近进行的一次粮食和作物评估，今年的粮食生产赤字将达 230 万吨，比 1999 年的数字翻了一倍多。

30. 除了损失成千上万头宝贵的牲畜和成千上万公顷的小麦之外，阿富汗这场不断带来破坏的干旱也使果园遭到重大损失。由于这场三十年来最糟的旱灾继续摧毁着遭战争蹂躏的南部和西部的作物，水果的价格已急剧飞涨，使居民的营养选择进一步缩小。普遍来说，小麦的质量极差，患疾病人数很多，几乎没有任何作物可以达到种子的质量。此外，大麦作物完全丧失。2000 年 6 月 6 日联合国阿富汗协调员办事处告诫说，在 2001 年 6 月之前，阿富汗至少有一半人口可能会受到旱灾的影响。可能有三百万至四百万人口受到严重影响，另有八百万至一千二百万居民会受到中等程度的影响。

31. 难民专员办事处正建议难民不要返回到阿富汗受旱灾影响的地区，并已暂停了便利和支持向受灾最严重地区自愿遣返难民的活动。向受旱灾影响地区自愿遣返难民是不可持续的，有可能使当地居民的状况进一步恶化。目前正在努力减轻压力，使巴基斯坦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受旱灾影响的难民不必选择自愿遣返。这进一步说明，有必要在难民返回地区着重于提供粮食及饮用水和灌溉水，以防止居民重新背井离乡。

32. 截至 8 月初，国际社会对要求提供 6 700 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减轻旱灾的影响的需求所作的反应只满足了所要求数额的 59%。与此同时，对 2000 年综合呼吁的反应仍然不足，当时该呼吁只获得约 43% 的资金。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满足人道主义援助的需求是当务之急。如果没有进一步的供资，就连扫雷行动（该行动的至关重要意义将在下文第 44 段中强调）在 2000 年 9 月 1 日也将减少 50%。

难民

33. 长达 20 多年的阿富汗冲突造成了最近历史上最大的难民流动群之一。目前估计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有多达 140 万名阿富汗难民，而在巴基斯坦境内也有同样多的难民，尽管至今为止，已经从这两国家

自愿遣返了大量难民。在过去三年里，每一年都有大约 10 万名难民选择从巴基斯坦自愿遣返，主要是返回东部、中部和南部较为和平的地区。根据难民专员办事处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就自愿遣返阿富汗难民联合方案达成的协议，从伊朗自愿遣返的工作已经恢复，并且同前几年相比遣返人数相当多。这一联合遣返方案由两个独特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意味着为自愿返回阿富汗的行动提供便利，这种便利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无论有证件或没有证件的所有阿富汗人都是开放的。在查哈尔谢什梅、德黑兰和扎赫丹设有三个自愿遣返中心，希望返回阿富汗的阿富汗人可前往这三个中心办理手续。登记自愿遣返者先经过面试，以确定返回的自愿性质、其个人生理数据和返回的目的地，他（她）们然后会得到 20 美元的赠款、一张塑料布、以及被运送到边界，在那里会收到 50 公斤小麦、另外的 20 美元赠款以及被送往阿富汗境内返回地区的省会。第二部分是那些目前没有证件但认为他们有合理的理由不愿返回的难民提供的。他们可以向联合甄别小组提供申请要求继续保护，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设有 6 个甄别中心，其中之一设在马什哈德，6 个中心中的每一个甄别小组都由难民专员办事处和伊朗外侨和外国移民事务局的代表组成。甄别小组将决定他们的案情，如果他们确实有理由担心受到迫害或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则会建议给予难民证件。

34. 特别报告员视察了马什哈德并同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和伊朗外侨和外国移民事务局的官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他访问了位于查哈尔谢什梅的自愿遣返中心以及马什哈德的甄别中心。特别报告员在甄别中心同等待面谈者谈话时，被许多面谈者包围，他们痛哭并要求让他们继续留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他们中多数是塔吉克人或哈扎拉人，他们也是什叶派穆斯林，尽管他们当中也有普什图人和来自赫拉特的讲波斯语的人。他们声称他们是在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下逃离的，他们不想返回原地，在那里他们担心可能成为迫害和歧视的目标，他们的生命和人身安全会处于危险之中。

35. 特别报告员还视察了马什哈德境内的 Golshahr 地方，这是阿富汗难民最大的集中地之一。他在那里视察了一个图书馆，访谈了一些男女学生，并且视察了一个中心，一些女青年在那里接受电脑培训和其他技能的培训。这些学生和受训者都强烈呼吁不应当要求或强迫他们返回阿富汗，除非那里的条件发生变化以使他（她）们可以期望继续受到教育，但根据他（她）们知道的消息，在阿富汗境内他（她）们将会被剥夺这种教育，就业的前景也是如此。

36. 在德黑兰，特别报告员会见了外交部及外侨和外国移民事务局的伊朗高级官员，他表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 20 多年的时间里，为应付如此大量的难民人口承受了沉重的负担。特别报告员指出，他所访谈的难民都强烈希望不会被遣返，除非阿富汗境内的状况发生变化，除非他们个人能够感受到安全，并且妇女和女青年不必受到实际剥夺她们就业、教育和卫生设施权利的各种苛刻的法律限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为难民人口提供服务的机构和方案都面临严重的资源短缺，令人伤心的一个事例是，在马什哈德为战争孤儿开办一个幼儿园正面临关闭的危险，该幼儿园由阿富汗女教师管理，她们已经六个月没有获得工资。

37. 伊朗官员指出，虽然他们长期以来承受了巨大的难民负担，但他们没有获得国际社会给予其他难民收容国的同等程度的赞赏或支助。特别报告员表示，他将记录下伊朗官员在其报告中表达的意见，并将强调需要国际社会大幅度地增加对生活在伊朗境内的难民的援助。他还指出，由于根据双方联合协议实施的甄别方案将于 10 月初结束，该方案将无法涵盖那些案情需要处理的所有难民，这样如果他们在 10 月中的期限之后面临大规模的强行遣返，他们可能遭受巨大的艰难困苦和危险。至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和难民的人权问题，他呼吁伊朗政府考虑将遣返期限延期，并且无论如何不要将那些没有表示愿意自愿遣返的难民递解出境，因为这些难民害怕遭到迫害或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而就妇女的情况来说因为她们将会被剥夺就业、教育和享受卫生设施的权利。特别报告员强

调，只有阿富汗境内人权情况出现巨大改善时，才可以期望大幅度地增加自愿遣返。作为伊斯兰会议组织的现任主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可以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及联合国一道，为促进阿富汗境内的情况改善作出贡献。

五. 人权情况（2000年6月-8月）

A. 武装冲突对人权的影响与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

38. 战争造成祸害，平民仍然是首当其冲。除了间歇的狂轰滥炸造成破坏之外，众多的平民还被迫逃离家园、放弃自己微薄的财产，从此离乡背井。

39. 在7月中旬前后，有报道指称发生了持续不断的侵犯人权的情况，包括指控在阿富汗北部塔利班控制区对囚犯进行即决处决。塔利班当局已否认这些报导。这些指控仍有待核实，需要同所有有关各方进一步加以讨论。

40. 特别报告员得以会晤伊斯梅尔·汗将军和逃离坎大哈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的另外两人。伊斯梅尔·汗将军在被捕时、被拘留之前是赫拉特省省长，曾在阿富汗皇家陆军中担任军官。他是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指挥官之一。他和另外两名囚犯说他们在坎大哈的囚禁地乃是塔利班情报部门（阿拉伯文称为“*Istikhbarat*”）的总部，该处的囚室没有窗户，他们除了出动上厕所就一直处于禁闭状态。他们被拘留长达三年左右；在此期间，一直都是手铐脚镣。他们不能写信、收信，不准任何人来探监，但是伊斯梅尔·汗将军曾同上一任特别报告员白宗贤进行过一次会晤。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他唯一一次被带离拘留中心前往另一个地方；据说那是贾利勒阿的宾馆，他在其中一个经过适当装修、有两台电视机的房间会晤了白先生。这样做显然是要造成他居所条件舒适的印象。他无法向白先生表明他的拘留地条件的恶劣情况。特别报告员所约谈的这三位囚犯都讲到，被带到那个拘留中心的人都曾受到酷刑。除伊斯梅尔·汗将军之外，另外两名进行会晤的人讲述了令人发指的酷

刑情况：他们腿被绑在一根铁棒上，就这样倒挂着被人用电线抽打。他们都能叫出对他们施加酷刑的人的名字。伊斯梅尔·汗将军说他自己没有受过酷刑，但表示：他的囚室靠近情报官员进行审讯的地方，因此多次听到遭受酷刑的人的哭喊。被约谈的一个人说，他获悉，被带到那里的一位囚犯苏莱曼·齐拉克，被拉出去后就被即决处决了。

41. 从参加会晤人士那儿了解到了关于阿尤布大夫的情况；阿尤布大夫是扎格霍雷（哈扎拉贾特）舒海达医院院长，他被拘留了一年多，却仍没有受到指控，而特别报告员自1999年5月起就一再要求释放阿尤布大夫。据悉，阿尤布大夫在塔利班情报部门拘留中心被关押了好几个月，然后手铐脚镣地转移到了坎大哈的沙尔波沙监狱。阿尤布大夫在该拘留中心期间，他们曾要他为被约谈的一人（当时生病）看病。

地雷

42. 地雷一般都分为两类：一类是杀伤地雷，可以致命或致残，另一类是反坦克地雷，可以摧毁车辆，但也能炸死步行者和牲畜。地雷的主要特征是由受害人触发，而这正使人们对地雷所造成的后果特别关注的原因。在太多的冲突情形下，包括在阿富汗，大多数受害者都是老百姓、非战斗人员。此类武器杀伤时不分青红皂白，在冲突结束后数十载后仍然能够致命；因此，国际上发起了禁止使用这种武器的运动。大多数国家现在都签署了禁止使用地雷的条约。

43. 地雷所造成的影响是广泛而可怖的，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的简单行动，也因而险象环生；种田、放牧、汲水、捡柴、采集饲料和其他植物，同样如此。红十字委员会认为，地雷的存在本身就足以剥夺难民返回本土的基本权利。地雷能致残、致命，而且使人们无法前往田间地头、水源、牧场、道路和房舍，并且会炸死宝贵的牲畜，而受影响的贫穷农村和牧民往往无法找到别的牲畜来替代被炸死的牲畜。地雷摧毁必要的资源或使人们无法取得此类资源，增加了恢复费用，因而阻碍经济发展。地雷妨碍冲突后的恢复、妨碍援助方案的实施、妨碍粮食安全、妨碍维持可持

续的生计，而且也妨碍难民及国内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调查显示，已知的雷区中约 223 平方公里是农田。这就意味着每年要少生产约 51000 公吨的谷类粮食，其当地价值超过 1 370 万美元。反过来说，迄今已经排除地雷的农田和牧场估计每年带来约 4 000 万美元的产值。出于这些原因，地雷的存在经常被称为是无声的战争：有地雷的地方就有危险。据估计，最近十年间，约有 70 000 名阿富汗人被地雷和未爆炸弹药炸死、炸伤，人们经历痛苦不堪言状；这给原已简陋的保健系统带来了沉重负担。1999 年，光是红十字委员会所支助的医院就接收了超过 2 000 名被地雷炸伤者，是 1979 年以来每年数字中最低的；而这还不包括未爆炸弹药所炸伤的人。据估计，每个星期最多仍有 100 人被炸死、炸伤，不过死者总数难以估测，因为除非病人来医院，否则大多数死、伤案例都无人知晓。鉴于所布的地雷和未爆炸弹药的类型，鉴于地形崎岖、道路艰难、缺乏交通工具、距离遥远而又缺少医疗设备，人们认为受害者中约有 40% 不能幸存。阿富汗估计有约 30 000 名被截肢者，其中约 24 000 人（80%）是被地雷炸伤的。人们认为被截肢者占幸存的地雷受害者的 60%，因此，幸存者的数目应在 40 000 人上下，在世界上这也是最高的数字之一。受害者要能够行动，就需要义肢，这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应付终生残疾的问题。阿富汗的社会机制并不能很好地满足残疾人的需求，因此，地雷受害者有可能失业、丧失自尊并患上长期抑郁症，而这方面可用的资源又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地雷给受害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44. 阿富汗经历了二多年的战争，是世界上布雷最多的国家之一。1996 年，喀布尔可能是世界上布雷最多的城市，每日被炸伤超过 40 人。经过协调一致的排雷行动，今天，喀布尔已经没有什么地雷了，但仍不时发现未爆炸弹药。事实上，阿富汗全境都存在着严重的未爆炸弹药问题：凡是发生过战斗的地方，遍地都有炸弹、迫击炮、大炮炮弹、火箭炮弹、手榴弹和其他弹药。人们认为，未爆炸弹药可能会比地雷造成更多人死亡，特别是因为许多人为贫穷所迫，想撬开

这些弹药，取出其中的爆炸物或宝贵的铝、铜或黄铜，或供自己使用，或者卖给他人。迄今为止，已有 274 平方公里的战斗区域清理完毕，但仍不时发现有未爆炸弹药，而发现者本人也往往被炸死、炸伤。测算阿富汗地雷问题的规模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最近有文章指出：

在阿富汗境内至少发现了 38 种不同种类的地雷。偶而也有人提出过阿富汗境内应有的地雷数量：例如，1993 年，联合国提出的地雷和未爆炸弹药总数为 1 000 万枚（件）。但光看一个国家地雷的数量，远不能说明地雷所造成的问题，因为数量并不说明地雷的布局及其对人、社会和经济所造成的影响。更有效的办法是：对雷场进行测绘并记数，因为雷场内不论有多少地雷，都会破坏正常的生活，以及计算受地雷影响的社区数量。1993 年，阿富汗进行了全国地雷情况普查之后，得出了初步数据：查明的雷场有 2 353 个，面积为 388.75 平方公里，占阿富汗总面积的 0.06%。¹

迄今为止，通过普查已查明超过 3 000 个雷场，直接影响到 1 500 个社区，并威胁到其他人，包括漫游在乡村野外的一百多万名游牧民。到 2000 年中，已有 211 平方公里的雷区完成排雷工作；人们认定，仍有 718 平方公里的土地受地雷影响，其中 338 平方公里的排雷工作需要特别优先进行。特别应优先排雷地区尤其位于下列各省：赫拉特（71.05 平方公里）坎大哈（65.1 平方公里）、法拉（41.4 平方公里）、帕克蒂亚（28.91 平方公里）、扎布尔（17.52 平方公里）、喀布尔（18.38 平方公里）、加兹尼（17.4 平方公里）、帕克蒂卡（10.73 平方公里）和尼姆鲁兹（7.28 平方公里）。据称在朱兹詹、巴米扬和乌兹甘三省，已经没有要特别优先清理的雷场。排雷工作仍然是一项实质性的任务，但幸运的是，排雷工作并未受到新的布雷活动的大干扰；只是在前线地区（如沙马利谷地）才有证据显示正在进行新的布雷活动。

45. 阿富汗西部有一个排雷行动机构得到联合国支助，属于联合国排雷行动方案的一部分；2000年8月5日，为该机构工作的七名阿富汗人遭枪手射杀。这些援助人员都是排雷与阿富汗复兴组织（防雷宣传非政府组织）的雇员，在巴德吉斯省和赫拉特省之间的公路上遭伏击身亡。受害者为：萨兰·瓦勒·沙·普尔、穆罕默德·阿扎伊·马林格亚尔、阿卜杜勒·曼苏尔、古拉姆·德斯塔吉尔、阿奇祖拉·阿里科扎伊、沙·穆罕默德和阿卜杜勒·拉赫曼。塔利班民兵控制着阿富汗90%的领土，其官员同反对派在空间究竟是谁杀害了上述人员的问题上相互指责。反对派拒绝这一指控，声称发生袭击的地区属于塔利班控制。

46.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委托就易受害者的情况和安理会理事会的制裁在阿富汗造成人道主义影响进行一项研究²。研究表明：阿富汗居民很容易受到伤害，没有多少能力再去应付任何新的经济震荡。结果该报告进一步指出，虽然在阿富汗境内几乎没有人支持进一步实施经济制裁，但接受访谈的绝大多数人都表示，实行武器禁运会受到广泛支持，并具有道义力量。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联合国对武器转让的限制，会避免出现同经济措施相关联的人道主义矛盾。此外，阿富汗相当多人的一致意见认为，联合国必须提高并加紧其政治接触和建立和平的努力，以结束这场战争。

47. 特别报告员已写信给塔利班当局，要求允许他视察各个城市，以便评估老百姓流离失所的情况以及战斗重新打响、飞机轰炸及炮轰平民目标等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所造成的破坏。他争取在可能情况下探访一些监狱和坎大哈的塔利班情报部门拘留中心，以便核证对这个地方的描述以及那里囚犯的拘留状况。他还将就约谈者关于虐待和酷刑的指控征询塔利班当局的意见。这些指控如果证明是有充分根据的，那么，被指控的行为就属于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侵犯人权的行。

B. 塔利班的政令以及现行的法律制度对人权情况的影响

48. 2000年7月18日，巴基斯坦外交官伊卜拉尔·侯塞因在巴基斯坦驻坎大哈领事馆对路透社记者表示，来自巴基斯坦杰曼的阿富汗少年足球俱乐部成员来阿富汗踢足球；他们因为身着短裤上足球场而被捕。塔利班运动所实施的伊斯兰服饰规范禁止穿短裤，巴基斯坦运动员的着装被认为是违反了这一规范。巴基斯坦运动员除五人外，全部被塔利班宗教警察逮捕，并被剃了光头。五位运动员设法逃到巴基斯坦领事馆寻求避难。其余人后来获释，全都回家了。塔利班当局对这一事件作了道歉，并称对此应负责任的人员已被撤职。

49. 7月初发布的一道政令禁止阿富汗妇女为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机构工作。由于女性工作人员在救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就严重影响了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各机构（包括粮食计划署）的工作——粮食计划署正在培训600名女性工作人员。这一培训方案已突然终止。

50. 秘书长个人代表向塔利班外交部长提出了政府女性雇员遭解雇的问题。部长解释说，由于缺少经济资源，塔利班被迫裁撤大量公务员职位；这对妇女必然会有不利影响，因为她们光拿工资，实际不工作。出现这一情况，是因为塔利班掌管喀布尔之后，女性雇员可以继续领取薪水，但却不许从事其职业。

51. 7月8日，美国援助工作者玛丽·麦克马金同阿富汗七名女性工作者一道被捕，她们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并进行反塔利班的宣传；麦克马金现年71岁，在阿富汗开办一家理疗和康复中心，已有20多个年头。

52. 联合国阿富汗问题协调员飞赴喀布尔和坎大哈，同塔利班当局讨论这一问题。在进行交涉之后，麦克马金女士和七位援助人员获释，但当局要求麦克马金女士在24小时内离开阿富汗，她也这样做了。联合国协调员继续讨论这项政令妨碍女性就业的大问题。

53. 塔利班当局以前的政令严禁女性受教育，有报告称这一方面已有一定程度的放松。塔利班当局 1996 年接管喀布尔之后严禁女性接受教育的禁令似乎有了一定的放松。据报道，中学适龄女童可以就读于私立非正规学校或由国际组织资助的非正规学校。6 月初，最高领袖乌马尔阿訇发布政令，允许男童和女童到清真寺学校上学。塔利班认为喀布尔极其需要进行道德改革，当局密切监视喀布尔清真寺学校内正式获准的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并阻挠正规的家教。塔利班接管政权后，国立学校的许多女教师被解除职务；她们现在试图在自己家中为女童授课。在喀布尔，她们必须向促进道德和预防犯罪部登记；该部拥有一支警察部队，其任务是实施所规定的行为规范。宗教警察对农村地区鞭长莫及，农村家庭得到村中长老和部落领导人的支持，即可以对女童进行家教。国际非政府组织为这一非正规教育提供了部分经费。

54. 3 月 8 日，喀布尔正式公开纪念国际妇女节，这是阿富汗近代史上破天荒的事情。七百名各个年龄段的女性，包括前大学教授、工程师、教师、医生、护士和学校校长，参加了纪念活动。其中十人得到了这次纪念活动的举办者——联合国系统协同塔利班当局——馈赠的礼品。乌马尔阿訇的代表在纪念活动上讲了话。官方教法电台对这次活动作了报道，国际新闻界各方面的许多记者也获准报道这一活动，并随意采访在场的妇女。活动结束后宣布，为纪念国际妇女节，将释放六名女囚犯。

55. 情况表明，在喀布尔举行的一次有各省代表和塔利班新闻和文化部其他官员参加的讨论会讨论了一项放松电视禁令的提议，供塔利班最高领袖审议，以使用电视来宣扬伊斯兰教。四年前发布禁止电视、电影院、音乐的政令以来，这样的提议还是第一次提出。

56. 8 月中旬，塔利班下令联合国关闭喀布尔一些由妇女经营的面包店。这些面包店向首都最贫穷的妇女出售经过补贴的面包。7 月初，塔利班发布政令，禁止外国机构雇用任何阿富汗妇女，但卫生部门除外。联合国曾希望这些面包店不在被禁之列。1996 年，塔

利班开始在喀布尔掌权，禁止所有妇女参加工作，对于那些没有男性亲戚抚养的妇女而言，她们只有乞讨和依靠他人施舍为生。经过二十年的战争，单单在喀布尔一地就有数万名寡妇。联合国设立寡妇面包店，目的就是要照顾这些妇女。在该星期早些时候，塔利班宗教警察成员前往其中一些面包店，威胁店员说，她们如果不关门，就要挨打。塔利班计划部直接下令关闭这些面包店，但后来又收回成命。

57. 2000 年 8 月 15 日前后塔利班当局颁布了联合国在阿富汗活动的章程，其中对联合国以及在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经济、恢复和发展援助的各专门机构的行动严加限制。联合国以及各机构有义务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尤其是有义务确保尊重人权；除了该章程试图实行的控制是否符合此种义务的问题之外，这些限制还会削弱联合国各机构向各社区贫困的目标群体提供援助的能力。这一措施有碍联合国同阿富汗所有人民的接触，因为此种接触显然需要塔利班当局介入。

六. 结论意见

58. 特别报告员以前的各份报告针对下列各点提出了具体建议：涉及不人道和有辱人格惩罚的侵犯人权行为；违反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尤其是限制妇女权利的一切措施（妇女因此无法就业、接受教育和利用保健设施）。他敦请撤销这些政令，因为它们不符合阿富汗参加的各项国际文书赋予它的义务。

59. 上面提到已放松了一些限制，巴基斯坦足球运动员被剃光头事件后来也做了道歉，但这表明宗教警察实施的政令和服饰规范造成什么样的侵犯人权行为。宗教警察部队的成员是年轻的民兵，他们随意粗暴地惩罚他人，却不经适当的程序。塔利班当局必须明白，对宗教教意或文化规范作出主观解释并不能成为不履行国际人权文书赋予它的义务的理由，也不能借此来为各种违反行为辩解；权威的宗教经文、阿富汗传统做法或其他穆斯林国家的做法，并不利于塔利班当局上述的多项主观解释。

60. 关于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指控和指称实施了酷刑的报道，塔利班当局必须加以处理。特别报告员拟议的阿富汗之行期间，将就这些指控征询塔利班的意见。这些指控如果属实，对即决处决和酷刑负有责任者就要负起国际刑事责任，而国际社会也就必须考虑采取适当措施。面对即决处决和酷刑的指控，有必要作进行进一步调查。

61. 亟需大幅度增加人道主义援助，以满足深受干旱影响的人的生存需求。还需要提供更多的国际援助来满足难民的需求，因为上文列举的各项理由已证明，进行大规模的遣返是行不通的。

62. 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目前积极致力于特别报告员以前各份报告提请注意的基本问题，即：需要作出坚定的努力来结束武装冲突并推动和平进程，从而实现框架变革。和平进程必须是包容性的，吸收阿富汗国内外的各阶层阿富汗人参与，目标是重建阿富汗，把阿富汗还给阿富汗人民。只有通过谈判达成和平，经过旨在建立基础广泛的、多族裔和真正的代议制政府的过渡进程，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63. 这样一个基础广泛的政府当能创造信任的条件，使数百万名难民返回家园。只有这样的政府才有希望撤销造成系统性侵犯人权行为的各项政令，并创造条

件、使阿富汗男女老少的基本人权能有保障。阿富汗是主要的国际人权文书（包括《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消除对妇女对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及《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缔约国；因此，阿富汗人民就应当享有基本人权。

64. 阿富汗的漫长冲突正得到外部势力的支持和纵恣，阿富汗人民现在依然深受其害。《日内瓦协定》签署已逾 10 年，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不应当满足于不彻底的折衷办法和不充分的步骤，因为这只会延长阿富汗人民的痛苦。《日内瓦协定》向阿富汗人民保证保护他们不受外来干涉的影响，安全理事会曾屡次敦促向阿富汗人民提供这一保护，各项国际文书也保障阿富汗人民的人权应得到保护；而阿富汗人民得不到此种保护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注

¹ 威廉·梅利，“阿富汗的排雷行动”，载于《难民》，第 17 卷，第 4 期（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难民研究中心，1998 年 10 月）。

² 在编写之中。概要参见，<www.reliefweb.int>，“By country”。

附件

2000年4月26日人权委员会关于阿富汗境内人权情况的特别报告员给阿富汗伊斯兰国总统的信

虽然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屡次要求停火，但现在仍有报告称阿富汗冲突双方都在准备发动军事攻势；对此，我深感关注。武装冲突必然会导致严重侵犯人权、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并给平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造成巨大的痛苦。此类违反行为也使那些对这些违反行为应负责任者背上国际刑事责任，并将造成这一地区进一步的不稳定。

你可能记得，我在1999年内曾写信给双方，吁请它们保持克制并敦请它们避免实施侵犯人权、违反人道主义法并给平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造成痛苦的行为。

在阿富汗境内各个前线地区，现在仍然故意把平民作为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对此深为关注。2000年2月14日，潘杰希尔谷地受到狂轰滥炸，造成八名平民死亡，并对这一地区平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产生了可怕的影响；秘书长对此感到愤慨。

安全理事会主席2000年4月7日发表声明，对有报告指称阿富汗冲突双方正在准备重新进行大规模战斗深表关注，他还回顾安理会一再要求阿富汗各方停止战斗。

人权委员会2000年4月18日通过了关于阿富汗境内人权情况的决议，它坚决谴责针对平民和因武装冲突方面的原因而被剥夺自由者进行大规模杀戮和持续不断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人权委员会敦请阿富汗所有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公开重申它们尊重国际人权和各项原则，并承认、保护和促进所有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

我呼吁阿富汗双方注意上述各项关注，不要重新发动武装冲突，无论如何不要实施以往历次攻势中所发生的各类侵犯行为。我再次呼吁你和身居要职的其他人员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平民的生命和幸福，努力争取和平解决武装冲突。

人权委员会关于阿富汗境内人权情况的特别报告员

卡迈勒·侯赛因（签名）